

畸零人日記

屠格涅甫著
樊仲雲譯



上海開明書店印行

書叢社報週學文

記日人零畸

著甫涅格屠

譯雲仲樊

1928

行印店書明開

在羊泉村，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醫生正離開我去。我畢竟到了我確定的地步了！醫生雖然是怎樣狡猾，但最後畢竟向我說了出來。是的，我是不久，不久就要死了，凍着的河冰就要融解，我或者也就要和那最後的殘雪流着下去了……那裏去呢？誰知道！總之，是到大海中去罷了。是的，是的，人生誰沒有死，可是死在春天也許好一點罷。這樣說來，在也許將要死去的以前的十四天，還要着手來記日記，真是傻極了！但是這有什麼要緊呢？十四年，十四世紀，與十四天比起來，畢竟是差不了多少。據他們說，除了永遠，一切都是虛無——是的，但是照這樣子說，永

遠又何嘗不是虛無呢？想起來我又未免自墮於玄學了，這是不好的徵兆——也許我又未免太膽小了罷？總之，我還是着手來記別種事情的好。門外是潮濕而颳着風的天氣，我被禁閉着一步也不能外出。這樣，我還有什麼可記呢？聰明人誰願自述他的疾病作小說呢，是與我的意思不合；就崇高的題目來立論呢，又非我的能力所能及；至如我四圍所發生的人生的描寫，則我又覺得實在沒有興趣。但我已是疲倦到一點事都不能做，懶惰到一點書也不能讀。啊，有了。我就來給我自己寫一生的故事罷。真是好思想！在未死以前，這確是最相宜的事；並且又毫無害於他人。我就這麼辦罷。

我生於三十年前，是一個家道富有的地主的兒子。父親性喜賭博；母親極有人格；：是一個賢德的女子。不過，賢德的女子要像這樣沒有幸福的，我却沒有見過。她給自己賢德的重量壓壞了，成爲一般人憐憫的源泉。在她五十年的生命中，她簡直沒有安逸的休息，不曾有過手按着膝的閒坐。她常是匆遽的忙亂着像螞蟻一樣，但她却絕對沒有好的結果，這是和螞蟻不同的地方。有煩躁的蟲，無晝無夜的在侵蝕她的心頭。我覺得她只

有一次是心神恬靜的，那便是她死後臥在棺中的那一天。我看她面上似乎現着一種把驚愕勉強鎮住了的表情，嘴唇半開着，兩輔下陷，眼睛有點駭異，似乎完全表示着「休息真是好事」的話。是的，這是好事；到了最後，居然能擺脫了生活的疲憊，生存的固執不休的意識！但這是求之什麼地方都沒有的。

我的養育成人，方法很不好，所以是沒有幸福可說。父母雖然都很愛我，但這於我可一點沒有益處。父親公然沈溺於無恥下流的惡德，在家中簡直是一點權威主張都沒有。他雖然也知道自己的墮落，可是他的意志却沒有斷絕他的嗜慾的能力。不過他至少會試以始終謙和的態度去贏得賢妻的尊敬。母親所以能忍受這種行動，這自然由於她茹苦含辛的賢德，其中的大部也許還由於自尊。她對父親從來沒有責言；總是默默無言的將最後的錢給他，或者給他償債。所以無論在背後面前，父親都把她當作神明般稱譽着；但他可不願意居在家中，常暗地撫慰我，他像自己在恐怕沾污我的樣子。但是在那時候，他的歪曲的面貌便布滿了善意，口上神經的痙攣是變了動人的微笑；他的棕色的眼睛，

四圍繞着細紋，露出深厚的愛情，使我禁不住把面頰貼上他那流滿了熱淚的面上。我用手帕拭去他的淚眼，但仍舊是不絕的流出，正像水從滿滿的玻杯溢了出來一樣。我也禁不住放聲哭了，他就安慰我，輕拍着我的背，並用他顫動的嘴唇親吻我全個面孔。現在，距父親的死忽忽已二十多年了，但是一想到我可憐的父親，無聲的嗚咽便浮上我的喉頭，我的一顆心便不禁悲從中來，劇烈的跳動着，苦痛着，像有什麼事可以悲傷，要這樣長久的跳動下去的樣子！

反之，我的母親待我的態度，則始終如一，是和善而冷淡的。我們在兒童讀物中，常可以見到這種正經說教的母親。她雖然是愛我的，但我可不愛她。是的！我是羞恥的和賢母作戰，而熱烈的愛着惡父的。

但是現在，話也够了。今天是開始，將來怎樣，我儘可不必去擔心他。我所要留意的還是我的疾病呢。

三月二十一日

今天的天氣真好得異乎尋常。溫和晴朗；陽光活潑地在溶雪上遊戲；大地萬物都光輝的散着水氣，隨着水滴；鳥雀像發了狂似的在幽暗濡濕的籬落中鳴着；潮濕的空氣侵着我的病胸也是甘美而可怖的。春天呀，春天到來了！我對窗坐着，隔着河眺望前面的曠野。啊，自然呀！自然呀！我是非常的愛你，但我自走出你的母胎以來，却一點也沒有用——甚至連生活都不配。有一隻麻雀張開兩翼飛躍着過去了；他啁啾的叫着，每個音調，及他渺小的身體上的羽毛的每一振動，都表現着健康與能力……

結果是怎樣呢？一點沒有。他固然很好，有權利可以啁啾，可以振舞他的兩翼；但我是病了，並且是死在目前了——只此罷了。罷了，不必再說了，這些毫無價值的事。向着自然流着淚去祈求，是完全不中用的。我們且仍舊來述我的故事罷。

我曾經說過，我的養育成人是很不好，並且很不幸的。我沒有兄弟，也沒有姊妹。我的

讀書便在家中，實際上，要是我一進了寄宿學校或公立的專門學校去，母親還有什麼事可做呢？這便是人們必須有兒女的緣故——做父母的，是不以為可厭的。我們平時大概住在鄉下，有時或到莫斯科去。自然，我有家庭教師並其他的先生；我緊緊的記着有一位名叫李克曼的，德國人，面目乾枯，終日流着眼淚，說起來真是可悲。他是受盡了運命的虐待，給想望遠地的故鄉的熱情消蝕盡了的。有時，在緊閉得氣息不通的等候室中，滿室盡是陳酒的酸味，我的男保母，范雪里，綽號叫作鵝的，常於火爐近旁和馬夫普塔，他身上穿着白得像水沫一樣的新羊皮衣，脚上是硝製甚精的皮靴，他們倆坐在一處門紙牌；李克曼便在隔壁的室中獨自個唱着——

心呀，我的心呀！

爲什麼這樣傷心呢？

什麼事苦你到這樣呢？

不是已在外國了麼？

心呀！我的心呀！

還要求的什麼呢？

父親死後，我們因為比較好一點，便移居莫斯科。那時，我正十二歲。父親是在夜間被人毆死的。那一夜，那一夜呀，我是終生不忘的了。我像普通的孩子一樣，很熟的睡着；但是雖在夢中，我却記着，我覺得有一種重大的的喘息聲間歇的很停勻。忽然，我覺得有人抓住我的肩頭，把我撼着。睜眼一看，見是我的保姆。『什麼事？』快來，快來，亞歷山米哈里夫死了！……我立即爬起身來，像狂人一樣的奔進他的臥室。父親滿淌鮮血的頭向後仰着，喘息得很利害。僕役們都面現恐怖之色的聚立在門口。有人在廳上大聲的說：『醫生有人去請了麼？』外邊天井中，就有人從馬房中牽出一匹馬來，門戛戛地響了，室中的地板上燃起了蠟燭，母親就在那邊，她是昏亂了，但是依舊不忘了禮法，不忘了她自己的尊嚴。我如狂的撲上父親的胸上，兩手抱着他，吶吶的叫道：『爸爸，爸爸……』他一動不動的臥着，眼睛異樣的顰蹙着。我仔細一看他的面孔——一種難堪的恐怖，使我氣都爲之

停息。像被暴力捉住的小鳥一樣，我嚇得不禁大叫了。他們便把我扶起，帶到別處去。想起來這還是他死期的前天，他似乎知道死就在目前的樣子，曾經熱烈的絕望的撫慰過我。

一個睡昏昏的，頭髮蓬鬆的，酒氣觸鼻的醫生，請着來了。父親便是死在他手術之下。第二天，我悲傷得什麼都不明白；我手捧着燭臺兀立在一張桌子的前面，父親的屍體就陳在桌上。我昏昏然的聽着祭司低音的琴歌聲，時時有教士輕微的聲音間斷着：眼淚不自主的流滿了我的兩頰，我的兩唇，我的硬領，我的胸前了。我是溶化在眼淚中了。我目不轉睛的，非常注意的望着父親嚴肅的面孔，像對他在期待什麼似的。此時，母親緩緩的屈身至地，緩緩的又立了起來，當她在劃十字的時候，一面就用手指緊緊的按着她自己的額上，兩肩及胸前。我麻木了，在我的頭腦中是一點思想也沒有，但我總覺得在我身上已是發生了什麼可怖的事……就在這天，我當面的看見了死，使我永永的記着。

父親死後，我們遷居莫斯科，這原因很簡單：我們的田產房屋都爲了償債完全拍賣了，——真是絕對的賣的乾乾淨淨，除出了一個小村落，便是我現在所奢侈的資以爲生

的。那時，我雖然還很年輕，但我覺得把家屋賣却是一樁可悲的事；實際上我的悲傷却是因為園林的賣去。說起來我唯一的鮮明的記憶，便是與這園林有關的，在一個溫和的春季的晚上，我的最好的朋友，脫李克斯是一隻短尾曲足的老狗，就葬在這園中。我記着從前，隱身在茂草中間私啖我偷來的蘋果——甘美的，紅色的諾甫哥羅種的蘋果——也就在這園中。還有我的第一次看見奴婢克來婦，也是在這園內的莓叢之中。她雖然是鼻子翻着；慣用手帕掩着口憨笑；但我當一見了她，不知不覺的便起了一種柔和的熱情，我幾乎連氣都屏住了，我瞳目結舌的木立在她的面前。有一次是復活節，當輪到她來吻我主人的手時，我幾乎要撲在她的腳上親她那雙踏在腳下的羊皮拖鞋。天呀！難道這都是二十年前的事麼？我覺得我時常騎着栗色的小馬，沿着園落的籬笆，兩腳立在韁上，摘取那兩色的白楊樹葉；這些事情還歷歷如在目前呢。原來人當活着的時候，對於自己的生活，總漫不注意；等到時間過後，始像聲音一樣，慢慢的記了起來。

啊，我的園林啊！我那沿着小池的錯綜的小徑啊，我那常捕石首魚的那個在壞堤下

的小沙汀！還有那高高的楊樹，枝條長長的垂着，從這當中透來幾聲農人的葬歌，間着那
轉瞬的車聲！我是這樣與你們長別了……但在未與生活別離以前，我要單對你們伸出
我的手來。啊，艾草清新苦澀的香氣，故鄉已刈的蕎麥田中優美的氣息！我要是能夠再吸
取一回呀！啊，從我那教區的禮拜堂中遠遠傳來的一陣陣的鐘聲；在我所常去的山坡，茂
盛的橡樹蔭下的坦臥；如風吹過處，我們那草地的金色草上翻起的黑暗的波浪；這些東
西我要是能夠再有一次呀！……唉，縱使能夠，還有什麼用呢？今天我已不能再寫了。够了，
且留等明天罷。

三月二十二日

今天的天氣又是寒冷而陰沉的，在我真是最爲適宜，因爲和我的工作可以更相調
和了。昨天，在我心中平白地起了許多無用的感想和迴憶，這完全是徒勞。此後當不致再
有這種事了。原來情感的勃發，正像甘草；當最初嘗着的時候，滋味倒不壞，可是最後却只

在口中留下了一種可憎的氣息。我要簡單平靜的記載我一生的事迹。現在言歸正傳，我們這樣便移家莫斯科了……

但是我禁不住想起：把我自己一生的事實記了下來，這到底是值得不值得的呢？

不，自然是不值得記述的……因為我的生活與其他無數的人們一樣，一點也沒有特殊的地方。如兩親的家庭，如入大學，如充僚屬，如退職閒居，如少數的友朋，如清貧的境遇，如相當的享樂，如非野心的努力，如與身相稱的慾望：凡此種種，請你們告我，那一種是與人不同的？因此之故，我殊不願意來記我一生的事，尤其是我的目的是在謀我自己的娛樂。在我過去的一生中，既沒有大歡樂與大悲苦的事，足以激動我的感情，在他人看來想也是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所以我給自己還是來剖述我個人的性質的好。那末我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從來沒有人問過我這個問題——真的沒有。但是，天呀，我就要死了！在這行將死去的時候，我想世人對於他這種要明白自己到底是怎樣一個異人的欲望，一定能加以寬恕的。

既已考量過這個重大的問題並且像一般對於自己寶貴的性質有堅固的信仰的人所常有的一樣，我也無須把自己說的怎樣利害，但是有一樁事，我却不能不說。我是一個人，也許還是說一件東西，在這個世界簡直全然是畸零無用的。這層，我想從明天起開始記述。因為今天，我像老羊一樣不絕的咳嗽着；我的看護婦太倫契夫娜又時常說，『好先生，睡下去，請喝一點茶罷，』使我的心一時靜不下來。……我知道她說這話的緣由了，原來她自己要喝茶。好的就請喝罷！爲什麼要去阻止那可憐的老婦，在這最後的頃刻，……乘現在還有機會的時候，不讓她從主人身上得一點利益呢？

三月二十三日

又是冬天景象了。雪花紛紛的飄着。畸零人，畸零人……這個名詞真是最適當也沒有了。我愈深深的想到自己，注意的觀察我過去的生世，愈覺這話的意義是道着我的癢處。畸零人——正是一點不錯。在他人，這句話是不適用的。……人們自然也有善的，惡的，

聰明的，愚拙的，快活的，不幸的；但是說起畸零人……却不是請聽我的話罷沒有他們這般人，宇宙自然也能運行的……但是，所謂無用的並不是他們主要的特質，也不是他們最明顯的性質，因為當你說起他們時，第一句從你口中漏出的話，却不是「畸零人。」但是在……一般人似只能用這話來評論我；真的，我是完完全全係畸零無用的人，不過是一個贅疣的東西而已。我的出現，造物主顯然是不算在內的，所以他纔如一個不速之客般待我。有一位談諧的先生，他是熱忱的優種論者，曾經高興的說我是我母親在人生的遊戲場中所出的罰款。現在，我是平靜的，一點也不雜意氣的在說我自己……但是事已過去了，錯已鑄成了！

綜觀我過去的全部生活，我的地位是繼續的被人攘奪着的，這也許是因為我不能求得相當的地位的緣故。我是一個心懷疑懼，畏縮而易怒的人，像一般病態的人一樣。並且，也許因為過度的自覺，因為全部個性的不幸的樣子，於是在我的思想感情與此種思想感情的表現間，發生一種不可解的，不合理的，並且完全不能超過的障礙。當我決心要

用全力以克制此障礙，打破此隔絕的時候，我的姿態，我的神色，以及我全個身體，就要現出苦痛難堪的樣子。我不但是外貌失其常態，大受影響，實際上真是如此。這個，我自己也知道，無可如何，只好退縮到我自己心中。不過這方寸的心田，却從此發生可怕的騷動了。我把自己解剖到最後的一絲，用我自己來和他人比較，我這樣記起了那些我想對之披露我自己的人的一顰一笑，一言一語。在一切的上頭，我隨便築起了最壞的建物，我復仇的對自己的假定笑着，「什麼人都是這樣的罷。」——突然，在我的笑聲當中，全部倒塌在陰鬱中，下墮在謬妄的失意中了。於是繼着又開始和先前一樣：這樣循環的下去，事實上真像在車輪上的松鼠。我的生活便是鎮日的消磨在此種麻煩無益的運動中。現在，如其願意，請告我罷，這樣的人物，是有用於那種人，那種事的這種事情爲什麼發生在我身上呢？對着自己而抱這種無益的惱怒，果是何故呢？——誰知道？誰能說呢？

我記着有一次從莫斯科乘了馬車，道途很平坦。馬夫不管車上已駕有四匹馬了，在旁邊又配上了一匹。這不幸的，全然無用的第五匹馬——由一條短而結實的繩繫在車

轅的前面，繩索緊緊的扣着他的肩部，他忍着痛疼以不自然的步調奔馳着，他的全個身體歪扭着像一個逗點記號——直到現今，還時時引起我無限的憐憫。當時我便對馬夫說：『我想這第五匹馬怕還是沒有的好罷。』……馬夫靜默了一會，把頭搖了搖，用馬鞭在瘦瘠的馬背與馬腹上連抽了十數下，於是露齒的笑答道：『唔，自然是沒有的好；我們不是還要拉曳他麼？好笨的馬！』現在，我也是同樣的拉曳着。但是還好，驛站到底近在目前了。

畸零人……我本答應述我對於這稱呼的真正的意義的，現在就請來實踐這個約言。種種瑣屑的事情以及日常偶然或非偶然的變故，雖然在有識者的眼中看來，足以爲確切的佐證，證明我的所言非出無稽，但我覺得殊無全部敘述的必要。我現在還是直接從一樁重要的事情說起，這樣，我的所謂畸零人一辭，也許可不致再有疑義了。不過我要再說一句：我的意思固不想說到瑣屑的事情上去，但是我可不能默默的把一樁具有重大意味的事情忽略不說。所謂重大的事情，便是在我遇見他們或訪問他們的時候，我的